

钩沉

芳草悠悠述平生

——忆乡贤赵过之先生

□ 赵一锋

赵过之(1920—2000)，著名审计财会专家，全国纺织工业会计学会理事，《纺织财会》杂志主编，新中国第一本《审计学概论》修撰。笔者知晓赵过之先生是因为前期写《侨士萍踪—赵曾望、赵宗扑毗山往事》，赵过之是清末掘港名士赵曾望之孙，赵宗扑的次子，2020年8月31日，赵过之三子赵芝云先生通过如东报社汪益民主编联系到我，并相约于9月5日在岔河相见，是日相谈甚欢，赠我赵过之先生遗作《赵过之回忆录》。笔者不曾想到，文革时赵先生全家下放至如东红旗公社(今双南社区)，文革结束后赵芝云先生落户如东等等，透过纸上读出祖孙五代跨越一个半世纪的如东情缘。

一、沪上时光

文章开头，我不急着写赵过之先生，而是先对前文《侨士萍踪—赵曾望、赵宗扑毗山往事》作些补充，其实这些都是为写赵过之先生作铺垫。1913年赵曾望先生在掘港去世，去世后葬在哪里不是很明确，赵家后人也不太清楚。赵曾望一直以侨士自居，笔者猜测应该是归葬镇江丹徒，《赵过之回忆录》里写到小时候随同父亲到镇江乔家门上坟，过去上坟都是三代，赵曾望应该是葬在乔家门祖塋地了。1915年赵宗扑受聘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教员，举家移居苏州，1916年、1920年赵遂之(1916—1989)、赵过之兄弟相继出生。赵曾望有胞弟赵燕谋，少年乡试夺魁，可惜二十岁亡故，赵过之



陈盛铎绘画赵宗扑遗容

之三人还有一个保姆。此时赵宗扑已是66岁的老人，还要教书鬻文负担全家生活，十分的辛苦。1941年5月，赵过之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中南银行投资的德丰纱厂工作，在德丰三年业绩突出，给年迈的父亲极大安慰。1943年经同乡严忠燧牵线赵过之娶了镇江实业家严惠宇的侄女严忠璧为妻，父亲赵宗扑将家务交予儿媳严忠璧。1944年，严忠璧产子芝田，古稀之年的赵宗扑抱了孙子十分快慰。1946年赵过之进入大生公司上海事务所，



赵过之婚礼现场

过继给赵燕谋一支，取名过之。1925年，赵宗扑应同乡至交南通大生纱厂董事吴寄尘之邀到上海设私塾教授几个同乡在沪子弟，其中也有张簪的公子张敬礼、张敬安，这也为赵过之以后在南通大生工作埋下伏笔。同年赵宗扑幼女赵润之(1925—2015)出生在上海润安里，故取名润之。赵家除赵遂之、赵过之、赵润之兄妹还有个大姐赵静女(1901—1930)，大姐是赵宗扑大夫人徐氏所出，兄妹三人是二夫人雷氏所生。

赵遂之、赵过之、赵润之兄妹幼承家学，在父亲的教导下受到很好的教育。赵遂之、赵过之后来相继进入光华附中学习，赵遂之后来直升光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到邮政系统工作，抗战时期到后方贵阳、遵义等地邮局工作，胜利后回沪，到南京中国银行工作，建国后在南京市一中、四女中、教师进修学院、宁海中学任教二十年，一级教师。赵遂之精通数学，曾撰教学专著《圆》一书出版。国学造诣也很深，精通金石篆刻，这一点继承乃祖乃父，祖孙三代治印在民国传为佳话。赵润之因先天耳背上海中国中学高中肄业，到镇江原四益农场蚕桑训练班学习蚕桑，毕业后即留该场供职，独身未婚，在专业技术上，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尤其在催青及蚕种保护技术方面取得成绩，被授予高级农艺师职称，贡献于江苏蚕桑事业。

1936年，赵过之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大学期间赵家原本闲适的家庭生活发生变故，1938年赵宗扑大夫人徐氏去世，1939年二夫人雷氏病故，此时赵遂之奉调令去了大西南，家中就剩下赵宗扑、赵过之、赵润

为改革大生公司会计制度，当年下半年被派往南通唐闸设计成本会计制度。赵过之一开始在南通举目无亲，后来在同乡朋友的帮助下站稳脚跟，干得风生水起，为日后到南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7年春节，赵过之带着年货风尘仆仆的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过年，给刚出生二儿取名“芝泉”，这个春节过得很开心。不料到3月，一向身体健康的赵宗扑突发脑溢血去世，葬于上海保安公墓，文革时公墓被夷为平地。

二、举家迁通

1949年1月南通解放，5月上海解放，新生人民政府接管大生纱厂，大生纱厂生产运营中心由上海转向南通，张簪的大公子张敬礼是资方代表常驻南通，赵过之随同公司第一批来到南通，临时住西公园。1951年，大生在沪职工全部回南通，赵过之正式回到南通，不过这时等待他的不是工作，而是“三反五反”。大生公司员工集中在唐闸，作为公司老职员，赵过之成为审查对象，1952年2—5月被关在纺织学校隔离审查3个月，最后审查结论没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期间，小儿子芝云出生，妻子严忠璧在上海担惊受怕，还好虚惊一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大生公司改组，由于形势变化，赵过之考虑长期留在南通，不可能在上海了，决定举家迁居南通。

1953年3月5日赵过之全家乘坐大庆轮前往南通，至此在南通扎下了根。迁居南通以后，赵家租住同事张脉枢位于西大街459号的三间房屋。初来南通，赵家在生活上还是有些习惯，最不方便的是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没有公交车，每天从家到唐闸距

离很远，后来买了辆自行车方便了。不过举家到南通也有不少好处，工作家庭能够兼顾，吃的方面比上海品种多还便宜。赵过之最欣赏的是春天的刀鱼和鲥鱼，下班后到端平桥菜场，买回来下酒，其乐融融。逢星期日约三五知己好友打牙祭，或带上三个孩子去狼山、啬园游玩，回到陆地洪闸卖些螃蟹水产，这一时期，生活轻松愉快！

1954年南通成立纺织工业局，纺织局的财务科基本是大生公司财务处的班底，赵过之被调到财务科任一科长。调到局里管辖范围大了，工作任务也繁重了许多，除大生系统的几个大厂外，还要兼顾地方上的一些小厂。大生一厂是省纺织工业厅的重点企业，每季度都要召开分析会，汇报利润、成本等指标，赵过之每次都写成财务情况说明书，作出详细的分析，得到省厅的重视，一度要调去省厅工作，因市里不同意而作罢。

和赵过之一家一同从上海来南通的还有他的三表哥李虎卿。赵曾望长女赵孟娥(1872—1947)，巾帼不让须眉，学养深厚，办私塾为业，掘港人称“赵公子”。赵孟娥生三子，大儿子李俊双在姜堰开钱庄，无子女。二儿子早夭。李虎卿是赵孟娥的三儿子，为人放荡不羁，1939年秋由赵过之押送回掘港交给母亲看管。1946年抗战胜利，李虎卿离开南通经人介绍在常州洪祥裕钱庄作职员，解放后钱庄关闭，到上海投靠赵过之。赵家原来住掘港西街堂子巷公心堂，赵宗扑离开掘港后由其姐赵孟娥一家居住。大儿子李俊双有年回来看望母亲，赵孟娥因大房无后，带三房李虎卿大儿子去姜堰拟给大房接香烟，后因与李俊双夫人处不好关系，赵孟娥一气又回掘港，最后母子基本不通音信，断绝来往。1947年赵孟娥去世，李虎卿二儿子李永明离开掘港，堂子巷老宅仅李虎卿原配居住。李虎卿来南通以后在煤球店当会计，住和平桥店里，表兄弟在南通患难与共。李永明后来投身革命，报考苏北农村工作团，土改结束后，分配到六合县工作成家，后来担任工商局长，1962年把父母接到六合定居，掘港堂子巷公心堂的房屋由团结居委会代管。2020年9月20日赵芝云先生告诉我日李永明于9月19日去世，托我联系在掘港的亲人，后联系上。

三、坎坷岁月

1957秋，反右派斗争开始，赵过之作为旧时代过来的老人存在“历史问题”在劫难逃，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无限上纲的揭发批判，成了纺织局的右派分子，对其处理意见为“开除留用”，工资由企业八类2级降为行政21级。带上右派帽子以后，得参加劳动，打扫机关和街道，去姚港开河挑泥，1958年“大炼钢铁”，又到北濠河建造高炉，搬砖运铁，到夏秋收种又到农村参加劳动。赵过之很乐观，对于这些身体上的辛劳并不在意，认为是苦其心志，劳其体肤。令他苦恼的是作为右派不能参加政治活动，每月写思想汇报，很难过关，直到1962年才被摘去右派帽子，成为一个“摘帽右派”。

尽管赵过之摘了右派的帽子，但三个孩子还是受到影响。1958年，大儿子赵芝田初中毕业，因是右派子女，尽管成绩优异，被剥夺升学权利，分配到街道玩具厂当学徒。但他仍然坚持学习，1959年考取南通农校农机班，不料1962年教学改革，农校被撤销，又一次失学。1963年，通过努力考取苏州蚕桑专科学校。二儿子芝泉初中毕业后进入纺织技工学校。三儿子芝云到如东红旗公社(今双甸镇南)下乡插队，接受平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赵过之因有前车之鉴，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采取了沉默，主动响应号召自己“破四旧”，不得以将家中所藏古籍、医书、学校课本，毕业文凭等付之一炬。赵芝云先生回忆家中原有曾祖、祖父书

法条屏、中堂、对联、印谱好多，文革时在灶上烧了整整一天，实在是可惜了！1968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赵过之原本可以办公室抄抄大字报，刻刻钢板，混混日子，现在成为运动对象。5月30日被抄家，家具等被贴上封条堆在西厢房，仅留下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几张凳子，家中的最后一点积蓄也被搜走，真是家徒四壁。我问过赵芝云先生家里是否还有祖先留下的东西，告诉我是纸片无存了。接下来赵过之夫妇遭到刑训逼供，关禁闭写检查，后来留在棉织一厂打包间劳动，自行车被封存，每天步行早出晚归！1968年国庆节后，赵过之被关进南通农场“牛棚”隔离审查，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写检查，与家里失去了联系。

1969年6月，赵过之获得解放，家里查封物品解封，还发还了一些物品，但被抄走的祖传的一些线装书、字画不知去向。此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开始抓革命，促生产，南通市级机关开始精简多余人员，下放一批干部，12月19日赵过之第一批下放到如东红旗公社，与三子赵芝云作伴，1970年赵过之老伴严忠璧也下放来到如东。如东是赵家的老家，赵中议、赵曾望、赵宗扑三代人曾在如东生活五十六年，赵孟娥的儿媳一直到1962年才离开如东，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干部下放是有工资，参加劳动不记工分，生产队也不管，根据规定，生产队为赵家砌了三间房屋，还安装了电灯，这样在如东有了自己的家。时间一长，熟悉的人多了串门的也多了，和乡亲们相处的十分融洽，这段岁月单调而安定，在家乡感受到浓浓的乡情！

1970年下半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赵过之参加了宣传队，分配到供销社查账，这对他来说是小儿科，但仍然做得尽心尽职，查出了贪污分子。1973年，如东县对下放干部进行处理，原则是就近安排，赵过之是纺织系统的，就安排到岔河缫丝厂担任总账会计。1974年3月25日赵过之到岔河缫丝厂报道，4月5日上班，写了一首七律：

嘯傲山林岁月催，红梅笭笠报春回。九重鹤报从天降，一片闲云出岫来。冯妇力衰犹缚虎，江郎笔去本无才。庖丁莫谓能游刃，格律还宜细剪裁。

这首七律反映当时心情，在遭受人生坎坷后又重获自由的激动，重整



赵过之夫妇晚年照片

旗鼓再立新功迫切！

到缫丝厂后，红旗公社的小家也搬到岔河缫丝厂，生活条件远比农村好了许多，后来赵芝云也到岔河一起生活。缫丝厂的工作对赵过之而言，是轻松的，一个月的工作量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平时有空跑跑南通与外贸公司结算丝款。工作中，赵过之发挥专长撰写季度年度分析，写财务情况说明，这在如东是个新鲜事物受到县工业局重视好评，还专程邀请到局里帮助搞分析，组织厂际互查学习。1978年，岔河缫丝厂六大指标完成较好，厂际评比获得先进奖，全南通专区工业学大庆的会议在厂里召开，专区工业局领导要赵过之之为全南通专区直属厂的财会干部授课。三儿子赵芝云来岔河后和本厂女工林灿如

结婚，落户如东。

四、迎来春天

1975年开始陆续有下放干部回原单位，有人劝赵过之回市纺工局，但他在如东的生活已经安定习惯，并不想回南通。1978年，国家开始给右派改正，1979年，南通纺织工业局下文给赵过之落实政策，撤销1957年的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原工资级别，压在他身上二十二年的枷锁被打开获得自由。

获得自由的赵过之面前有两条路，一是留在如东，当时县里希望他留下，正筹建双甸棉纺厂，准备安排当副厂长。二是回南通纺工局。当时赵过之已六十岁，即将退休，但南通纺工局秦伯夫局长执意要他回南通，并亲自为赵过之跑调动手续，最后都惊动了南通地委王益众书记，1980年2月调回市纺工局。从1969年到1980年，赵过之在如东整整度过了十年时光，十年里有困难，但总体上是平稳安定的，人生由谷底到达了高峰，与家乡父老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赵过之小时候算过命，父亲为他查过命书，评语是“缘木求鱼”，认为一辈子庸庸碌碌。后来镇江星相家袁树珊算到他命到49岁中止，49岁那年是1968年，家被抄，人被关牛棚，后来在下放如东，正是故乡如东延续了生命，后来又取得学术上的成就，而非“缘木求鱼”，这也是冥冥之中。

回到南通后，此时经济百废待兴，基础薄弱，赵过之在纺工局分管财务，除日常工作以外，到下属六县调研辅导工作，赴省争取筹措资金，抓会计业务培训，物价和供销部门的财务，任务繁重，但他干得风生水起，为家乡经济建设恢复作出了贡献。1983年南通地市合并，赵过之担任合并后财务科副科长，半年后退居二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过之为南通地区财会培训班上课和作讲座，回南通后更是为系统内外培养财会人才，南通纺校面向全国的培训班均由他授课，后来亲自主办了苏州大学第一期函授班。后来赵过之调到会计事务所，各县市请他讲解涉外财会及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如东财政审计系统很多老人至今仍记得赵过之先生为他们上课教授审计会计课程。此时赵过之可谓是桃李满天下！1983年3月，赵过之担任南通市第五届政协委员，被推选为常委，连续当了两届，给予了他极大的政治

地纷纷举办审计学培训班，高校新开审计专业，但没有一本适合的审计学教程，审计署决定委托上海财经大学编辑一本《审计学概论》，以满足培养审计人才的需要。上财姜尔行教授为概论主编，点名邀请赵过之参加，审计署发给聘书，负责第九到十三章的编写，1986年完成初稿，1987年5月《审计学概论》概论正式出版，首次发行三十六万册，后来多次再版，总印行超过一百万册，培养了大批审计人才。1985年赵过之由省财政厅批准为注册会计师，编号为全省12号，和季公仪一道成立全市第一家会计事务所，1986—1992年，在会计所工作6年，从



赵过之全家福

事社会审计工作。也就是这个期间如东书画家孙德庚先生在南通遇到赵过之先生，席间说起赵曾望、赵宗扑在掘港的家族过往，无限的感慨！1988年全国兴起职称热，审计、税务、人行等纷纷成立评委会，聘请赵过之担任评委，他常常是坚持原则，公平公正，受到大家的尊重。

退下来以后，赵过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着手《赵氏家谱》的搜集整理，通过联系镇江的族亲，完善续修家谱。1998年4月开始写回忆录，历时一年多完成《赵过之回忆录》，2000年突患病逝世。

笔者曾考证赵家来如东掘港的时间缘由，通过《赵氏家谱》和《赵过之回忆录》得知赵家是1860年左右迁皋东掘港场，又据《如皋县志》载，大量镇宁难民到江北落户，如皋县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这部分难民，后如皋城内难以容纳，又往东行到达丰利、岔河、马塘、掘港。由此推测太平天国时赵氏家族逃离丹徒，到达如皋后最终到达掘港。赵家是一个大家族，很多人都到了掘港，赵曾望大姐赵木欣家、三姐赵玉枝家等也陆续来掘港定居，《如皋县志》载赵祖望(1885—1963)小传，述其为前清举人，内閣中书，民国后担任浙江地方官，金石字画造诣很深，但并未说他与赵曾望的关系，《赵氏家谱》载其为赵曾望的族孙，与赵过之同辈，民国时常在赵宗扑家小住。赵家从赵中议，到赵曾望、赵宗扑，再到赵过之、赵芝云，先后五代人在如东生活，从侨居到定居，如东是赵家的故乡！

笔者写地方名人很希望能联系到其后人，可寻到后人最怕对祖先的事迹知之甚少，对祖先了解的也多是口耳相传，像赵过之先生那样把家族历史写成文章的罕见。老先生自谦，自己是平凡的人，不足以流芳百世，但也不会遗臭万年，写一些真话，民国后祖辈一个交代，有别于毒草，取名芳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大多数人是在平凡中度过，赵过之先生的一生是不平凡的，襟怀坦荡，爱憎分明，颇有乃祖乃父之遗风，为新中国审计会计作出过贡献。笔者有幸读到“芳草”，分享给读者，缅怀乡贤一段峥嵘岁月。正如一位读者曾告诉我，读了我写的那些文字，才知道如东的历史并不简单，细细品味能读出一份历史的厚重，这是我作为一名记者最感欣慰的！

参考书目：《如皋县志》、《赵氏家谱》、《赵过之回忆录》等。

美化人居环境 共建绿色家园